

## 副文本视角下的译作标题重建分析

胡业爽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提 要:** 标题作为一种副文本十分特殊, 它既独立于正文, 又与正文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因而其重建既区别于文内的改写, 也与商品名称等孤立名称的重命名截然不同。忽略这一特性, 会使重建的界限过开放, 直至将其彻底排除翻译之外, 抹杀译者为标题重建所付出的努力。基于此, 本文拟从文学作品标题的副文本属性出发, 从客观原因入手阐释译作标题重建的必然性。同时, 对标题重建的界限进行划定, 以期为文学作品外译中的标题重建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文学作品标题; 副文本; 重建;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标题关乎读者对作品的第一印象, 具有概括主旨内容、体现作者艺术构思、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域外传播过程中, 一个响亮、动人的标题能够使译作在新文化环境中更好地延续原作的生命。

标题翻译的特殊性历来为学界所关注。郑敏宇(1995)认为:“**改译**手法最常见于文学作品题目的翻译中, 此时译者的‘创造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必要时他可以不拘泥于原作题目的字面意思, 而根据自己对通篇作品的理解进行再创作。”思果认为:“文章的题目最需要**改编**。一种文字有一种文字的俏皮简洁, 在题目一方面特别见得出文字功夫。……译者要在译文的文字里找适当的题目, 完全不去理会原文。”(思果 2004: 176)虞建华(2008)认为, 诸如《乱世佳人》、《孤星血泪》、《雾都孤儿》、《战地春梦》、《大亨小传》这类书名“其实不是翻译, 而是译者为小说**另起的名字**。”何自然、李捷(2012)探讨了文艺作品、商品、机构等名称的翻译, 译者不直译、音译或意译原文名称, 而是将其重新命名, 导致原文与译文名称大相径庭的翻译事实, 并在文末注明“**重命名**是由于种种不同原因导致译者采取与原语音、原意无关的另类说法。重命名作为翻译手段, 常见于名称或标题翻译。”曹明伦(2017)对作品名称翻译与重命名作了区分, 他认为:“译名和**重命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体而言, 《随风而去》之于 *Gone with the Wind* 是翻译, 而《乱世佳人》之于 *Gone with the Wind* 则是重命名。”

改译、改编、重命名、另起名字——学者们对这种翻译活动的指代虽有不同, 但其本质是相同的, 都是指译者抛开原作标题, 根据对作品的理解用译语重新拟定标题的做法, 是一种彻底的变通, 即重建(recasting)。重建又叫重构、(原创性)改写。刘宓庆认为, “重构”(“改写”)是解决语序及表达层次障碍的最彻底的变通手段, 也是保证目的语可读性的最佳代偿手段之一。(刘宓庆 2005: 209)译作标题的重建不同于译内重建, 因为它独立于正文,

所受上下文的制约较为松散。同时，其重建也不同于孤立名称的重命名，如商品名称等，因为它与正文仍存在密切的联系。基于此，本文拟从标题的特点入手，探究其重建的特殊性、必然性，并对其界限进行厘定，从而为文学外译过程中的标题重建提供有益参考。

## 2 标题副文本的特点与翻译

副文本 (paratext) 概念可追溯到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 (Gérard Genette)。1979 年他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中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用来指称“文本和文本之间存在的模仿和转化关系” (Genette 1992: 82)。1997 年 *Seuils* 的英译本 *Paratext: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问世。在书中热奈特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很少以不加任何装饰的状态呈现，很少不被若干的语言或非语言形式，如作者的姓名、标题、前言和插图所强化和伴随。尽管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这些生产形式是否可以被视为文本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它们围绕在文本周围，使它得以延伸，正是为了让作品得以呈现，既是这个动词的一般的意义，也是就其最强烈的意义而言，是为了使作品现身，确保它以图书的形式（至少在今天是图书）在世界中在场，被‘接受’和消费。这些程度和表现各异的伴随形式就构成了广为我所称的一个文学作品的副文本” (Genette 1997: 1)。就副文本与正文本的关系，热奈特指出：“离开副文本，正文本就不复存在且从来就不曾存在。但吊诡的是，副文本却可以独立于正文本存在，如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对部分失传或者未能问世的作品一无所知，除了它们的标题。” (Genette 1997: 3—4) 由此可见，作为副文本的一种类型，标题与正文本的关联是相对松散的。但是，标题副文本并未超越作品的文本界限，它与正文本仍保持着密切联系。

### 2.1 标题副文本的关联性

标题副文本是由话语构成的，并能够进行一定的讯息传递，其交际过程由三个要素组成，即“讯息 (message, 即标题本身)、发出者 (sender) 和接收者 (addressee)” (Genette 1997: 73)。标题讯息的目的是不是理解标题本身，而是为了将读者带入正文的阅读。因此，发出者需建立标题副文本与正文本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接收者获得解读线索。正如虞建华 (2008) 所说：“标题貌似独立，其实受到很多限定，像放飞的风筝，虽然游离在上，但不能任意飞翔……译者必须找到有时难以察觉的‘风筝线’，顺着它的引导，企及作品主题精神，在真正的理解中把握标题的确切含义。”线索、“风筝线”指的就是标题副文本与正文本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有的指向作者，有的指向原作，有的指向内容，有的指向形式。

标题副文本常反映作者的感情色彩。通过解读标题中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就可以获知作者的写作意图。如波波夫的«Москаль»译为《莫斯科佬》非常贴切。Москаль作为乌克兰语中对俄罗斯人和莫斯科市民的一种戏谑称呼，体现了作者旨在以独特视角反映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构思。而在屠格涅夫的作品«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贵族之家》) 中，“《贵族之家》这个‘家’字原文的意思是‘窝’，这里的贬义不言而喻。在他描写的这个窝巢的内外，有着那个社会中的形形色色、老老少少的许多人” (王智量 2013)。

标题常与原作所在的文化背景相关联。不少文学作品标题取自诗词、典故、俗语，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传说《水浒传》得名于《诗经》中的典故“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其中“水浒”暗含“在野”的意思 (匡纪龙 1989: 139—140)。通过用典、诗词借用等，作者将作品的主旨融会在了广阔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打开了标题和文本解读的空间。这当然也为翻译带来了挑战。《水浒传》的俄译本标题为«Речные заводи» (《河边发生的故事》)，与原标题相比，显然只是字面意思的直译，典故文化已经失落。而“法文译本将书名取作《中国的勇士们》” (同上, 1989: 140) 是根据其主要的人物和情节重新拟定的，也略去了水浒“在野”的含义以及作者以典故暗示情节的构思。

标题常与作品内容遥相呼应。这种呼应可以是松散的，如以人物名字、主人公身份、故事发生地为标题，也可以是对内容和主要情节的暗示或概括。以主要人物名字作为标题的文

学作品不在少数，如《安娜·卡列尼娜》、《罗密欧与朱丽叶》、《孔乙己》等。作品标题常得名于作品主人公的身份（职业、官职），如帕斯捷尔纳克著名的《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日瓦戈医生》）、果戈里的《Ревизор》（《钦差大臣》）。有时原作标题中并没有表明人物身份，但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接受，译者会在译作标题中进行明晰化。如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Цинковый мальчик》在高莽先生笔下译为《锌皮娃娃兵》。这部书的原标题只点出了男孩，并没有指出男孩子的身份。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一标题的指称是不言自明的，但异国读者并不具备相应的文化背景，因而对译难以达到原作标题的效果。高莽先生依据作品内容，用“娃娃兵”来代替“男孩”，点明了描述对象。“苏联终于结束了这场没有宣战的、历时十年之久的侵略战争，此场战争所费时间比卫国战争多出一倍，死亡人数不下万人。这些人当中，主要是一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即娃娃兵。”（高莽 2015）风华正茂的男孩们被从学校拉出来，投入无情的战争炼狱，再用锌皮棺材将战死沙场的他们运回国。“娃娃兵”十分精到地将描述客体呈现给了读者，对于引导读者深入作品起到了关键作用，堪称经典译名。

不少文学作品也常以故事发生的地点来命名，这些地名往往带有隐喻性质，如《红楼梦》、《静静的顿河》等。《红楼梦》标题中的“‘红楼’二字，指绚丽的楼阁，一般又指女子居住之所；所谓‘梦’，指大观园的女儿们虽然过的荣华富贵的生活，可是到头来食尽鸟飞，原来是一场大梦”（匡纪龙 1989：140）。俄译本《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红色楼阁里的梦》），原题中的隐喻显然失落了。而“法译本则叫《庄园里的爱情》”（威令武 2000），这显然是“文题不符”的，因为庄园不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概念，这样的标题不仅与作品的民族文化身份格格不入，而且也会误导读者的文化理解。

## 2.2 标题副文本的功能性

文学作品标题的功能体现在关联性之中：与作品内容关联，因而具有概括的功能；与作者寓于标题中的情感关联，因此具有引导的功能；与广阔的文化背景关联，因而具有审美功能，能够通过遣词造句的语言美、形式美、引经据典的内容美来吸引读者、打动读者，带给读者美的阅读体验。

一个好的标题可同时拥有以上三种功能。但需要指出的是，文学作品标题的概括功能十分有限，与新闻标题相比，它不需要传达准确、关键的信息。同样，标题的引导功能也是有限的，因标题而误读作品的情况十分常见。如《丰乳肥臀》这部小说的标题因用词直白，一度引起过不小的争议。苏童（1996）认为：“小说篇名在一些读者中会引起歧义，但这不影响对小说本身的价值判断。”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刘震云（1996）：“《丰乳肥臀》是一部在浅直名称下的丰厚性作品。”由此可见，文学作品标题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概括和引导。

Charles Grivel 也曾为标题划分过三种功能：（1）指代作品；（2）指明作品主题；（3）提升作品吸引力（转引自 Genette 1997：76）。热奈特认为，除了第一种功能——指代作品是必须的以外，其他两种功能，包括指明作品主题和吸引读者都不是必要的（同上）。他们二人显然是从标题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来谈论这一问题的。如果从翻译难度和译作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第一种功能仅表明作品的标题有必要翻译，第二种、第三种功能才是翻译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特别是第三种功能——提升作品吸引力。因为标题是译语读者在阅读译作前首先看到的部分，标题是否具有吸引力直接决定了译作能否有被接受的可能。“艺术作品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一句向起反应的心弦所说的话，一种向情感和思想所发出的呼吁。”（黑格尔 2008：89）作为一部作品的“眼睛”，文学作品标题的作用就在于打动读者，带给他美的阅读体验，译作标题也不例外。因此，在我们看来，标题最重要的功能是审美功能，相应地，标题的翻译应以带给译语读者相似的审美体验为准则。我们常常在几个标题译名间择善而选，所依据的就是审美效果。如“英国女作家艾米丽·勃朗特的 *Wuthering Heights* 曾分别被人翻译成《咆哮山庄》、《魂归离恨天》和《呼啸山庄》。‘咆哮’二字显然不能引起人们对这种悲怆哀婉的爱情的共鸣。第二种译法宗教宿命论的色彩太浓重了，没有体现青年

男女主人公那种撕心裂肺、轰轰烈烈的爱情抗争，而只有《呼啸山庄》才最富有情趣，体现出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胡承伟 2012）。可见，在翻译中保留原标题的审美功能是译者所要达成的首要目标。为再现原作标题视听、结构、内涵、情感、意象、文化的多维美感，译者往往需要进行翻译变通，甚至不惜重建。

### 2.3 标题副文本的灵活性

标题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其形式、语言和修辞方面。标题在形式上一般具有短小精悍的特点。一般来说，语句越完整，所提供的信息就越全面，受到狭义语境的制约就越强，意义解读也就越容易，而这却不符合标题内涵丰富的特点。因此标题一般比较简短，如一个字的《药》、两个字的《茶馆》、三个字的《镜花缘》、四个字的《阿Q正传》等。在汉语中，太长的语句容易使人产生不似标题、过于啰嗦之感。因而，为了使标题形式贴近读者的接受习惯，译者常需要对标题进行重建。例如，《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原富》）这部作品的标题有12个词，因此译作标题需通过重建的方式使其简化。

标题语言中常出现一些违反常理的用法，目的是引发读者的思考。如瓦西里耶夫的名作《Завтра была война》（《后来发生了战争》）。“这题目从语法上讲是行不通的，завтра（明天）怎可和过去时连用？但译者充分理解了作者的意图，将这个故弄玄虚的书名巧妙地译为《后来发生了战争》。”（郑敏宇 1995）

修辞的灵活性表现在作品标题中常用双关、隐喻、夸张、借代、反语等修辞手段。这些修辞的用法往往基于特殊的语言条件，因此在翻译中往往难以再现，需要进行变通以求相同的审美效果。如莫里森的长篇小说 *Beloved* 的标题一语三关：“（1）用典；（2）对所有黑人种族的泛指；（3）对具体人物的特指……我觉得‘盗’用晋朝左思《娇女诗》的标题，能既满足第一点和第三点要求，又表达了作品中的舐犊之情。”（王友轩 1990：362）

综上所述，关联性、功能性和灵活性是标题副文本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标题副文本的翻译不以达意而以再现审美效果为主要目标。同时，审美再现不能超出原标题的关联性范围，否则就会造成文不对题的谬误。

### 3 译作标题重建的客观原因

尽管标题的关联性为读者按图索骥的理解提供了可能，但标题的理解往往不是唯一和固定的，这是造成译作标题重建的主要客观原因。出于提升可读性的目的，作者常常会赋予标题的理解以不确定性，从而为读者营造更广阔的解读空间。与此同时，标题的理解并没有“标准答案”，即便是拟定标题的作者，也常常对标题的具体所指难以名状。因而，在译语中完整再现标题的关联性只是一种理想。原作标题关联性本身的不明确带给了译者主观发挥的自由，使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或出于作品传播的考虑重建标题。这样一来，重建后的标题与原作标题就脱离了翻译中的再现关系，呈现出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

源语与译语在承载力上的差异是造成译作标题重建的另一个原因。无论原作标题有多少种理解，译者都只能选定一种文字方案。而较之源语这一“天然载体”，译语对不确定性的承载能力十分有限。王蒙（2005）在《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一文中就曾提到，他的小说《夜的眼》被译成了英、德、俄等印欧语系许多文字。几乎所有的译者都向他提出过一个问题：“眼”是单数还是复数？而他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汉字“眼”给了作者比 *eye* 或者 *eyes* 更高的概括性与灵活性。它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双眼，也可以代表形而下的某种无法区分单数与复数的眼睛，还可以指向文本里写到的孤独的电灯泡。译作的标题只有一个，无论是 *eye* 还是 *eyes*，都无法建构出与原标题相同的解读空间。面对这一困境，译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作标题进行具体化、明晰化。若以 *eye* 或者 *eyes* 对译标题，表面看是忠实于原题，但事实上，对译造成了解读空间的缩小和变化，甚至会将译语读者引向理解的歧路。若

放弃 eye 或者 eyes, 从标题的关联性中选择一种意义进行对译, 如电灯泡, 仍是顾此失彼, 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读者对原文主题的深入理解。译语有限的承载力使得译者不得不寻求重建的方式来翻译, 从而尽可能地保留原标题的意义和功能。

#### 4 标题副文本重建的界限

标题副文本的重建有其必然性, 且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译作的传播, 但它时常被排除在翻译之外。“翻译源语作品名和为翻译作品重命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 是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两种手段。”(曹明伦 2017) 这说明标题副文本的重建存在界限的问题, 如果不对这一界限加以厘定, 则会对译者的翻译实践造成困扰。

一方面, 译作标题的重建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再现。基于译者的艺术追求、高超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识所进行的重建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实现这种重建是每一位译者的追求, 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保证译作标题的可读性和文化交流价值。另一方面, 文学作品标题的副文本属性赋予了译者较多的自由, 纵容了部分译者在客观因素影响下以轻率、不求甚解、媚俗跟风的态度来重建标题。如蒲松龄的小说集《聊斋志异》目前有 20 多种文字译本。“意大利文译成《老虎作客》, 像童话; 英文译成《人妖之恋》, 似乎是情爱恐怖小说。”(戚令武 2000) 这说明, 过度或无根据的重建会造成越界和误读作品的后果。

文学作品标题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可以将读者带入正文阅读, 而不是使读者就题论题。因而译者翻译标题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对意义的抽析, 而是传情。标题翻译的目标也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上的对应, 而是使读者在阅读译作标题时产生与原作读者相同的审美共鸣。苏联翻译理论家什维策尔认为, 翻译与其他跨语言交际形式的区别就在于: 译语文本可以“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中替代或评价第一文本”(Швейцер 1988: 47)。“替代或评价”未必基于语言符号的对应, 而是基于功能上的代偿。在标题翻译中, 语言符号的对应并不是功能代偿的必要前提。因此, 若重建标题与原标题在审美功能上存在代偿关系, 就可视为翻译。以狄更斯的小小说 *Oliver Twist* 为例, 该小说讲述了孤儿奥立弗·特维斯特坎坷而曲折的经历。*Twist* 意为“曲折”, 作者为小说主人公选这个姓氏, 显然是一语双关, 对作品主题作了暗示。“原文读者对此也大多能心领神会。”(曹明伦 2017) 而《雾都孤儿》作为重建标题, “交代了主人公的身份, 故事发生的地点并突出了主题”(匡纪龙 1989: 157)。可见, 尽管二者并非字字对译, 但都向读者暗示了作品的主旨, 取得了相同的审美效果, 不失为成功的标题重建。

虽然从表面来看, 标题重建似乎模糊了翻译“易言”的本质, 是译者主观性的过度发挥。但从译者的角度看, 重建并非都是不顾原文的随意编造。译者对标题的重建总是慎之又慎的, 我们往往能够从序言或译后记中找到他们的心迹。以费茨杰拉德的 *The Great Gatsby* 为例, “从书名说起, 《大亨小传》四字, 有不少人赞赏, 后来小说拍成电影, 在港台上映时, 也都沿用此名。我不敢掠美, 在此声明: 这不是我发明的。早在我动笔译书之前, 宋淇已在一篇讨论美国现代文学的文章里用过。‘大亨’这个上海俚语, 普通话也通用, 十分能代表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盖茨比’; 以‘大’对‘小’, 不但字面上巧妙而且寓有深意。要不怕冒犯的话, 可以说《大亨小传》, 不仅是在篇幅和名称上使我们联想到《阿 Q 正传》, 而且两个故事一样地蕴藏着民族的 essence (精髓? 国魂?)”(高克毅 2015: 45)。标题的重建并非都是不负责任、媚俗跟风的。相反, 精到的重建是基于对原作精神的深刻理解和译者高尚的艺术追求。

诚然, 直译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或许比《大亨小传》更贴切, 但那是重建是否必要、效果如何的问题, 并不能以此否认重建的翻译性质。媚俗跟风在标题的意译中也十分普遍, 但我们从未怀疑过意译的翻译性质, 而是将它们看作误译, 归为翻译质量问题。究其原因, 除了认为重建改头换面、超出原标题的本来含义外, 还将标题看作了独立于原文的语句, 而

未考虑到标题是原作的一部分,是其副文本。与名称翻译不同,标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语句,它围绕在正文本周围,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翻译中,我们对原文进行合理的调整、删减、变通,是为了更加忠实地再现原文。同样,标题重建尽管超出了原标题的本体含义,但置于整个文本的翻译效果中来看,却保留了原题的关联性,在审美效果上做到了忠实。

综上所述,标题副文本的重建应基于读者的审美共鸣,在标题关联性范围内,以代偿原题的审美功能为目标来进行。尽管不负责任的重建对翻译活动的正常秩序有一定的侵害,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精妙的标题重建是译者翻译能力的体现,是一种高尚的艺术追求,能够起到提升译作价值、促进译作传播的作用。

## 5 结束语

精到的标题重建能够大大助力译作在海外的传播。因此,在当前外译的热潮下,基于标题的副文本性质探讨标题重建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既要看到译作标题重建的积极作用和艺术价值,不因个别不负责任的重建而全盘否定其翻译性质,矫枉过正地限制译者的创造性,将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引向机械、刻板,也要警惕过度放任的重建,不鼓励翻译初学者盲目尝试。提倡保留和尊重原标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标题重建的积极作用。

## 参考文献

- [1]Швейцер А.Д.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статус, проблемы, аспекты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 [2]Genette Gérard. *Architext: An Introduction*[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3]Genette Gé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Translated by Jane E. Lewi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曹明伦. 作品名翻译与重新命名之区别——兼与何自然、侯国金等教授商榷[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3).
- [5]高克毅.《大亨》和我——一本翻译小说的故事[A]. 金圣华、黄国彬主编. 困难见巧: 名家翻译经验谈[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 [6]高 莽. 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的纪实文学[J]. 北方文学, 2015(11).
- [7]何自然, 李 捷. 翻译还是重命名——语用翻译中的主体性[J]. 中国翻译, 2012(1).
- [8]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 [M]. 朱光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9]胡承伟. 英文文学作品名翻译技巧的研究与应用[J].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12(1).
- [10]匡纪龙编著. 文学集趣[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11]刘宓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12]莫里森. 娇女[M]. 王友轩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 [13]戚令武. “牛奶路”和中国古小说译名趣话[J]. 语文建设, 2000(12).
- [14]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 [J]. 大家, 1996(1).
- [15]思 果. 翻译研究[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 [16]王 蒙. 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J]. 汉字文化, 2005(1).
- [17]王智量. 几位俄国作家和我的前半生[J]. 上海文学, 2013(2).
- [18]虞建华. 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 特征与误区[J]. 外国语, 2008(1).
- [19]郑敏宇. 试析文学作品题目的改译[J]. 外国语, 1995(4).

## A Study of Title Recasting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

Hu Ye-Shua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Title of literary works is a very special kind of paratext. It is not only independent of the text, but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text. Its re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rewriting in the text, but also from the renaming of isolated language units such as commodity names. Ignoring this feature will open up boundaries of reconstruction until it is completely excluded from translation and obliterate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translator to recast the title. Based on it,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ain the inevitability of title recasting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delimits the boundaries of title re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casting of title in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title of literary works; paratext; recasting;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 胡业爽,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2017 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化翻译研究。

**收稿日期:** 2018-12-19

**[责任编辑: 惠秀梅]**